

增評詳解
言文對照

古文觀止

古文觀止

△全書十二卷分訂四冊 定價洋一元四角▽

譯文者 吳敬暉

出版者 廣華圖書館

特約發行所 上海中西書局總店

上海春明書店

上海鴻文書局

▲各省中西書店均有經售▼

有編
譯權

翻印
必究

增評詳解
言文對照

古文觀止

卷十

梅聖俞詩集序

予聞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

劈頭引一語拈窮字起

夫豈然哉。蓋世所傳詩者多出於古

窮人之辭也。

一句駁倒詩人多窮下詳寫詩非能窮人

凡士之蘊其所有而不得施於世者多喜自放於

山巔水涯之外。見蟲魚草木風雲鳥獸之狀類。往往探其奇怪。內有憂思

感憤之鬱積。其興於怨刺。以道羈

雞

臣寡婦之所歎。而寫人情之難言。蓋

愈窮則愈工。

述古今詩人作意摹寫

然則非詩之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

惟窮而後工故世所傳詩者多出於古窮人之辭。一語

點正引出聖俞

予友梅聖俞

點出

少以蔭補爲吏。累舉進士。輒抑於有司。困於州縣。凡

十餘年。年今五十。猶從辟

辟書聘也爲

書聘

人佐如作帶資之類
點出遭遇正寫其窮

其家宛陵。幼習於詩。自爲童子。出語已驚其長老。既長。學乎

六經仁義之說。其爲文章。簡古純粹。不求苟說於世。世之人徒知其詩而

已。

點出文章爲
詩作陪引

然時無賢愚。語詩者必求之聖俞。聖俞亦自以其不得志者。樂

於詩而發之。故其平生所作。於詩尤多。

方正點
出詩

世既知之矣。而未有薦之上

者。昔王文康公嘗見而歎曰。二百年無此作矣。雖知之深。亦不果薦也。若

使其幸得用於朝廷。作爲雅頌。以歌詠大宋之功德。薦之清廟。而追商周

魯頌之作者。豈不偉歟。奈何使其老不得志。而爲窮者之詩。乃徒發於蟲

魚物類。羈愁感歎之言。世徒喜其工。不知其窮之久而將老也。可不惜哉。

此段正寫聖俞之詩窮而後工如敘事如
發論開合照應盡態極妍亦復感慨無限

聖俞詩既多。不自收拾。其妻之兄子謝景初。懼其多

而易失也。取其自洛陽至於吳興以來所作。次爲十卷。予嘗嗜聖俞詩。而

患不能盡得之。遽喜謝氏之能類次也。輒序而藏之。結出作序意其後十五年。聖

愈以疾卒於京師。余既哭之。銘之。因索於其家。得其遺稿千餘篇。並舊所

藏。掇其聲端入尤者。六百七十七篇。爲一十五卷。記所集篇數嗚呼。吾於聖俞詩。論之

詳矣。故不復云。言于聖俞詩中已論之詳放于序中不復言其所以工也惘然不盡

譯文窮而後工四字。是歐公獨創之言。實爲千古不易之論。通篇寫來。低昂頓折。一往情深。若使其幸而得

用於朝廷一段。尤爲突兀爭奇。

譯文我聽得世上所說的詩人。得意的少，窮困的多；那豈是真的這樣麼？大約在世上所傳的詩，多出在古時人的窮說話啊。大凡讀書人蘊藏他所有的學問，却不能夠施行在世界上，多自己喜歡放浪在山邊水巔的外面；看那蟲，魚，草，木，風，雲，鳥，獸，的形狀，常常探他們的奇怪；心裏有憂思感憤的鬱積，他就要興起在怨刺方面，以便說羈臣寡婦的所歎息，却是寫人情的所難說；因爲愈加窮困，詩便愈加工正；照這個樣兒看來，那麼不是詩的能夠窮人，大約是窮了纔能夠工正的啊！我的朋友名字叫做梅聖俞，在年輕的時候，因爲靠了祖上的庇陰，補了一個小小的官吏，幾次去致進士，常不得意在有司方面，窮困在州縣的，

其總有十多年，現今年紀有五十歲，還受了聘書，做人家的幕賓，抑鬱他蓄積的才能，不能夠大大的發見在事業方面。他的家鄉在宛陵，在年紀小的時候，就學做詩，從做童子的時候，所做的詩，已能夠驚動他的長老；待年紀既長大了，就去研究那六經仁義的學說，他所做的文章，簡潔古雅純粹，不求苟且迎合在世上；那世界上的人，也只知道他的詩罷了！但是當時不論賢愚的人，說到做詩的，必要求教聖俞；聖俞也自己拿這不得志的意思，喜歡在詩上面發揮他；所以他生平所做的，在詩裏最多，世界既是知道他了，却是沒有薦舉他到朝上的。以前王文康公曾經見了嘆息道：『二百年以來，沒有這種的著作了！』雖知道他這樣的深，也到底不能夠薦舉的啊。如果使他幸而能夠用在朝廷上面，做了雅頌，拿來唱和吟詠大宋的功德，獻進到清廟裏去，追隨商周魯頌的著作；豈不是偉大的事業麼！怎樣使他的到老不能夠得志，却做窮困的人，詩就不過發揮在蟲魚物類，羈旅憂愁感嘆的說話；世上不過喜歡他詩的工正，不知道他的窮困久長，并且將要老了！豈不是可惜的呢！聖俞所做的詩既多不肯自己收拾；他的內姪兒子謝景初，恐怕他多了，容易散失，拿他從洛陽到吳興以來所做的詩，分刻做成十卷。我曾經喜歡聖俞的詩，却怕不能夠完全得他；現今却驟然喜歡謝氏的能夠替他分類排列着，便做成了一篇序，將他寶藏起來。這後來的十五年，聖俞因了疾病，就死在京師，我既經痛哭他，替他做了一篇墓誌銘；因此還在他的家裏，尋他的遺稿一千多篇，和那舊時所藏的，探他最好的六百七十七篇，分做十五卷。唉！我在聖俞的詩中，論得

已很詳細，所以不再去說他了。

送楊寘序

歐陽修

予嘗有幽憂之疾。退而閒居。不能治也。既而學琴於友人孫道滋。受宮聲

數引。久而樂之。不知其疾之在體也。

先自記往事提出學琴送楊子意在此

夫琴之爲技小矣。

折頓

及其

至也。大者爲宮。細者爲羽。

該商角徵

操紘驟作。忽然變之。

聲以情遷

急者悽然以促。緩者

舒然以和。如崩崖裂石。高山出泉。而風雨夜至也。如怨夫寡婦之歎息。雌

雄雍雍之相鳴也。其憂深思遠。則舜與文王孔子之遺音也。愁悲感憤。則

怕奇孤子屈原忠臣之所歎也。

伯奇尹吉甫子吉甫聽後妻之言疑而逐之伯奇事後母孝自傷無罪投河死屈原楚懷王臣被放作離騷。借景形容連作三四疊乃韓歐得意之筆

喜

怒哀樂。動人必深。

二句爲下轉筆

而純古淡泊。與夫堯舜三代之言語。孔子之文章。

易之憂患。詩之怨刺。無以異。

必如此寫方不致是琵琶與琴

其能聽之以耳。應之以手。取其和者。

道其湮鬱。寫其幽思。則感人之際。亦有至者焉。寫琴至此極盡予友楊君。入楊好學有

文。累以進士舉。不得志。及從蔭調爲尉於劍浦。區區在東南數千里外。是

其心固有不平者。且少又多疾。而南方少醫藥。風俗飲食異宜。以多疾之

體。有不平之心。居異宜之俗。其能鬱鬱以久乎。三句總攝幽憂意情至而語深然欲平其心以養

其疾。於琴亦將有得焉。讀至此則知通篇之說琴意不在琴意不在琴也。正借琴以釋其幽憂耳。故予作琴說以贈其行。且邀道

滋酌酒進琴以爲別。一結冷然

譯語送友序。竟作一篇琴說。若與送友絕不相關者。及讀至末段。始知前幅極力寫琴處。正欲爲楊子解其

鬱鬱耳。文能移情。此爲得之。

譯文我曾經患了一種幽憂的疾病，就退下來閉居，不能夠醫治的啊；後來學琴在友人孫道

滋那裏，學習了宮商的聲音，和幾只歌曲，隔了許多時候，覺得很是快樂，不知道自己有病在身上的啊。那琴的技藝是很小的了；等到了這極點。大的是算宮音，小的是算羽音；按了弦線，驟然彈起來，忽然的聲隨情變；聲音急的，很悽慘的急促；緩的，很舒暢的清和，像山

巖石裂，高山上出泉水，又好像夜間的風雨聲啊；像怨夫寡婦的歎息，和那雌雄雍雍和穆的互相鳴叫啊。他的憂深思遠，便是舜和文王孔子的遺音啊；這悲感憂愁感慨發憤，便是孤子伯奇，忠臣屈原的所歎息啊。那喜怒哀樂的聲音，去感動人家必定是深刻的；却是那純厚古雅淡泊；和那堯舜三代時候的說話，孔子的文章，易經的憂患，詩經的怨恨諷刺，是沒有兩樣。他能夠聽在耳朵裏，應在手上，拿他和順的，發揮他的湮沒憂鬱，描寫他的幽思雅懷；那麼在感人的方面，也有至道在那裏呢。我的朋友楊君，喜歡研究學問，能夠做文章，幾次想去致進士，不能夠得意，等到靠了祖上的庇蔭，做官在劍浦小小的地方，在東南幾千里的外面，這是他的心確有不平的地方。并且少時還多害疾病，却是南方少名醫良藥，風俗同了飲食一切都是兩樣，將這多病的身體，有不平的心思，住在風俗不同，衛生不宜的地方；這怎能夠鬱鬱的支持長久呢！但是要去平他的心，拿來養他的病，這琴上面也着實可以得着一點利益呢，所以我做這一篇琴說，拿來送他的行；並且邀了道滋，酌一杯酒，進一只琴，作為臨別的紀念。

五代史伶官傳論

歐陽修

嗚呼。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原莊宗之所以得天下。與其所以

失之者。可以知之矣。

莊宗姓朱耶名存勗先世事唐賜姓李父克用以平黃巢功封晉王至存勗滅梁自立號後唐。先作總擊盛衰得失四字是一篇關鍵。

世言晉王之將終

也。以三矢賜莊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

朱溫從黃巢爲盜既而降唐拜爲宣武軍節度使賜名全忠未幾晉封梁王竟移唐祚。

燕王吾所

立。

燕王姓劉名守光晉王嘗推爲尙父守光乞光曰我作河北天於誰能禁我遂稱帝契乞

丹與吾約爲兄弟。而背晉以歸梁。

契丹耶律阿保機帥衆入寇晉王與之連和約爲兄

弟既歸而背盟更附於梁

此三者。吾遺恨也。與爾三矢。爾其無忘乃父之志。莊宗受而藏之

於廟。其後用兵。則遣從事以一少牢告廟。

羊曰少牢

請其矢。盛

平聲

以錦囊。負而前

驅。及凱旋而納之。

凱軍勝之樂。以上敘事

方其係燕父子之組。

守光之父仁恭因德威俊燕守光曰俟晉王至德命晉王至而縛之

函梁君

臣之首。

晉兵入梁梁主友貞謂皇甫麟曰李氏吾世仇理難降之卿可斷吾首麟遂泣統梁王因自殺函以木匣盛其首也

入於太廟。還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

意氣之盛。可謂壯哉。

一段

及仇讎已滅。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亂者四應。倉皇

東出。未見賊而士卒離散。君臣相顧。不知所歸。至於誓天斷髮。泣下沾襟。

何其衰也。

一段抑

豈得之難而失之易歟。抑本其成敗之迹。而皆自於人歟。

復作虛神

容出正意書曰。滿招損。謙受益。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忘身。自然之理也。引書

應篇首

故方其盛也。舉天下之豪傑。莫能與之爭。又一段揚仍用方其字妙及其衰也。數十伶人

困之。而身死國滅。爲天下笑。

伶人樂工也。莊宗善音律。或時自傳粉墨。與優人共戲。于殿後爲伶人郭從謙所弑。又一段抑仍用及其字妙

夫禍患常積於

忽微。而智勇多困於所溺。豈獨伶人也哉。

結出正意。慨想獨遠。

譯文 唉！國家盛衰的道理，雖說是天命，豈不是人事麼！推攷莊宗的所以得天下和他所以失天下，的道理，便可以明白了。世上說：『晉王將死的時候，拿了三枝箭去賜給莊宗，并且告訴他說道：『梁國是我的仇敵啊；燕王是我親手所扶立的；契丹和我訂約作爲兄弟，却是背了吾去歸附梁國；這三件事情，是我所遺恨的啊。賜給你這三枝箭，你切不可忘記你父親的志向！』莊宗受了這箭，藏在宗廟裏邊。後來每逢用兵的時候，便差了一個人，拿一只羊去禱告在宗廟裏面，請了這三枝箭，背着在前面先行；待到凱旋的時候，仍舊歸到宗廟裏邊，當他拿了燕王父子，把繩去縛住了，拿梁國君臣的頭，藏在木匣裏邊，獻到太廟，還先王的箭，去敬告成功；這時意氣的豪俊，可以說是雄壯的了！待到仇敵已經滅掉，天下已是平

定，只有一個人，在夜裏起來一喊，那擾亂的人，便四面響應起來，倉倉皇皇的向東西逃走，並沒有看見賊人，却是士卒已經離散了；君主同了臣子，只有你看着我，我看着你，不知道還到那裏去，竟至於向天罰咒，斷下頭髮，眼淚吊下來，沾濕了衣襟；這時候是什麼的衰頹呢！豈是得天下的艱難，却反是失天下的容易麼？或是照他成敗的陳迹，都在人自己做的怎樣麼？書經上說道：『驕傲遭禍殃，謙虛受福祿；憂戚勞苦，可以興國；寫意安樂，可以傷身。』這是自然的道理啊。所以在他興盛的時候，普天下的豪傑，都不能夠同他去爭雄；直到他衰敗的時候，幾十個伶人，就能夠去圍困他，弄得身死國滅，被天下人所譏笑，想那禍患常常伏在細微的事情裏面，却是智勇多困在他所有的嗜好中間；這豈獨是伶人的事情呢！

五代史宦者傳論

歐陽修

自古宦者亂人之國。其源深於女禍女色而已。宦者之害。非一端也。

自來婦與寺只是並

提此特與極力分出

蓋其用事也。近而習。其爲心也。專而忍。

先總挈二語是宦者爲害之根下文俱從此轉出

能以小善中人

之意。小信固人之心。使人主必信而親之。

宦者之害一轉

待其已信。然後懼以禍福。

而把持之。雖有忠臣碩士列於朝廷。而人主以爲去已疏遠。不若起居飲

食。前後左右之親爲可恃也。

宦者之害二轉

故前後左右者日益親。則忠臣碩士日

益疎。而人主之勢日益孤。勢孤則懼禍之心日益切。而把持者日益牢。安

危出其喜怒。禍患伏於帷闥。則嚮之所謂可恃者。乃所以爲患也。

宦者之害三轉

患

已深而覺之。欲與疏遠之臣。圖左右之親近。緩之則養禍而益深。急之則

挾人主以爲質。

至

雖有聖智。不能與謀。

宦者之害四轉

謀之而不可爲。爲之而不可

成。至其甚則俱傷而兩敗。故其大者亡國。其次亡身。而使姦豪得借以爲

資而起。至挾

淵入聲

其種類。盡殺以快天下之心而後已。

董卓因而亡漢。朱溫因而篡唐。此千古同轍。宦者之害五轉。

此前

史所載宦者之禍。常如此者。非一世也。

應前自古二字。緣此一句。

夫爲人主者。非欲養禍於

內。而疏忠臣碩士於外。蓋其漸積而勢使之然也。

放寬一步。正是打緊一步。應前之戒。可不慎歟。

夫女色之

惑。不幸而不悟。則禍斯及矣。使其一悟。猝卒而去之可也。曰：猝，髮。宦者之爲禍。

雖欲悔悟。而勢有不得而去也。唐昭宗之事是已。昭宗與崔胤謀誅宦官宦官懼劉季述等乃以銀鑄寶地數上距數十箇上子少陽院而立太

千故曰。深於女禍者。謂此也。可不戒哉。結段申明深於女禍一句最深切著明可不痛戒

翻譯 宦官之禍。至漢唐而極。篇中詳悉寫盡。凡作無數屢次。轉折不窮。只是深於女者禍一句。名論卓然。可

爲千古龜鑑。

關文

從古時候的太監，是擾亂人家的國家，這禍患的深，比了女色的禍，還要利害。那太監的害處，不單是一件事情啊。因爲他的用事，常在左右，親近習狎；他的心思，專一隱忍。能夠拿小善去迎合人家的意思，小信去固牢人家的心意，使得做人主的，必定信任并且去親近他。等這君主已經信任了，然後將禍福來恐懼人家，把持一切政權；這時候雖有忠臣賢士，在朝廷上面，却是人主心裏，以爲離自己疏遠，不如太監的起居飲食，前後左右的親近，并且來得可靠啊。所以前後左右的人一天一天的親近，就是忠臣賢士一天一天的疏遠，却是人主的勢力，一天一天的孤立。勢力孤立了，那怕禍的心，就一天一天的利害，却是把持政權的一天一天的穩固；安逸危險，出在他的喜怒，禍殃患難，伏在帷幄宮門裏；那以前所說可靠的，却就是現今所以爲禍的原因啊！到了禍患已深，方纔覺悟，想和着疏遠的臣子一書

，去排除左右親近的人；緩了就要培養禍患，造成這害處更是深了！快了就要挾了人主，拿來做押頭！這是雖有聖智，也不能替他計劃。去計劃了却也不能夠行，行了也不能夠成功，到了極點，就要兩敗俱傷；所以禍患大的，就要亡國，次的就要亡身。却是使得一般奸雄，可以借了題目，起來做事，進來捕捉太監的一黨，完全殺却，拿來快天下的人心纔罷；這是以前史上所載太監的禍患，是常常這樣的，也不是一代了！想那做人主的人，也並不是想養禍在裏面，去疏遠忠臣賢士在外面；大約也是慢慢兒積成功的，在勢力上使得不得不這樣的。那女色的蠱惑，不幸受着了並不覺悟，那禍殃就要臨頭了；假使他有一天覺悟，提了頭髮，可以把他驅逐的啊。但是太監的禍患，雖是要想悔悟，却是在形勢上有不能把他驅逐啊；以前唐昭宗的事情，就是這樣的啊；所以說：『太監的禍患，比了女色禍患深的緣故，就是在這上面呢。』怎可以不去戒權呢！

相州畫錦堂記

歐陽修

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此人情之所榮。而今昔之所同也。

富貴歸故鄉猶富貴而錦何榮

如之史記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誰知之者畫錦之說本此。四句乃一篇大意

蓋士方窮時。困阨閭里。庸人孺子。皆得易而侮之。

若季子不禮於其嫂。

蘇秦字季子說秦大困而歸嫂不為炊

買臣見棄於其妻。

朱買臣家貧採薪自給妻羞之求去買臣笑曰待吾富貴當報汝妻怒曰從君終饑死買臣不

龍留
送夫

一旦高車駟馬。旗旄導前。而騎卒擁後。夾道之人。相與駢肩累迹。瞻望

咨嗟。而所謂庸夫愚婦者。奔走駭汗。羞愧俯伏。以自悔罪於車塵馬足之

間。歷數世態炎
涼何等痛切

此一介之士。得志於當時。而意氣之盛。昔人比之衣錦之榮者

也。

數句收拾前
文振起下意

惟大丞相魏國公則不然。

韓琦字稚圭封魏國公。句撇過上文。

公相人也。

相州今河南彰德府安陽縣。伏句

世有

令德。爲時名卿。自公少時。已擢高科。登顯仕。海內之士。聞下風而望餘光

者。蓋亦有年矣。所謂將相而富貴。皆公所宜素有。

應起
二句

非如窮阨之人。僥倖

得志於一時。出於庸夫愚婦之不意。以驚駭而誇耀之也。

趙季子賈
臣一段

然則高牙

大纛。不足爲公榮。桓圭袞裳。不足爲公貴。

高牙車輪之牙大纛車上羽葆幢桓圭三公所執袞裳三公所服

惟德被生民。

而功施社稷。勒之金石。播之聲詩。以耀後世。而垂無窮。此公之志。而士亦

以此望於公也。豈止誇一時而榮一鄉哉。

此又道公平生之志以
見異於賈臣季子處

公在至和中。

至和仁
宗年號

嘗以武康之節來治於相。

以武康節度來知梧州時富貴而歸故鄉也

乃作畫錦之堂於後圃。

題點

又刻詩

於石。以遺相人。其言以快恩讎。矜名譽爲可薄。益不以昔人所誇者爲榮。

而以爲戒。於此見公之視富貴爲何如。而其志豈易量哉。

就詩中之言見其輕富貴而不以畫錦爲榮爲韓公解釋最透

故能出入將相。

公先經略西夏後同平章事

勤勞王家而夷險一節。

夷平時險處難一節爲一致也

至於臨大事。決大

議。垂紳正笏。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秦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矣。

公在諫垣前後凡七十餘疏及

爲相勅上早定皇嗣以安天下故曰臨大事云云。此段所稱皆是實事初無溢美

其豐功盛烈。所以銘彝鼎而被絃歌者。

應前勅金石播聲詩二省

乃邦

家之光。非閭里之榮也。

一篇結穴只三語筆力千鈞

余雖不獲登公之堂。幸嘗竊誦公之詩。樂

公之志有成。而喜爲天下道也。於是乎書。

拈出所記意

評語

魏公永叔。豈皆以畫錦爲榮者。起手便一筆撇開。以後俱從第一層立議。此古人高占地步處。按魏公

爲相。永叔在翰林。人曰。天下文章莫大於是。即畫錦堂記。以永叔之藻采。著魏公之光烈。正所謂天下莫大之文章。